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英] 呤喇著 王維周译

中華書局

太平天国史料譯丛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下 册

〔英〕哈喇著 王維周譯

中 華 書 局

第十四章

1861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官方通信——对于官方通信的評論——中立声明——怎样实现中立——丢乐德舰长的解釋——太平天国的抗議——英国开衅的原因——普魯斯先生的論調——普魯斯先生的第二件公文——普魯斯先生的困难——他的矛盾——第三件公文——矛盾的說法——太平軍进军宁波——与太平天国首領会談——休萊特先生与范汝增的会談——黄呈忠主将的公函——范汝增主将的公函——太平軍攻克宁波——英国的干涉——太平軍紀律严明——公开战争的开始——宾汉司令的照会——太平天国的答复——宾汉司令再复太平天国书。

我们要了解 1861 年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必须回顾一下自何伯提督巡阅扬子江向太平天国重申中立协定，至 1862 年初英国开始对太平军进行战争这一时期各有关方面的政治关系。

属于各种不同派别的人们，无论是公正的或者不公正的，全都可以通过下述的官方通讯（载于 1861 年《关于中国叛乱文件》的蓝皮书内），对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形成一种看法。

何伯提督根据额尔金勋爵的训令，在南京向太平天国当局作出了不干涉的庄严保证以后，刚滿三十六天，^①就得到了太平军攻克乍浦的消息，于是他于 5 月 8 日在长崎英国皇家兵舰“侦查号”上向英国皇家兵舰“遭遇号”丢乐德舰长发出了如下的命令：

你要进一步和叛軍首領談判，向他們指出他們占領并破坏宁波，

会大大伤害英国及一般外国人的貿易，因此你要求他們不要进攻这个城市，同时你却不要表示使用武力的必要，你只要提醒他們去年上海所发生的事件，說明如果你被迫协助官軍防守宁波，他們就无法攻占这个城市。可是你要表示，你本心并不愿意采取这种跟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的办法，因为我們并不愿意跟他們发生冲突。

何伯提督在这个公函中声称：“不愿跟太平军发生冲突，”可是他却违反自己的信约和自己所发布的“严守中立”的命令，蛮横无理地约束太平军的军事活动，这种军事活动在太平军驱逐满洲人的革命事业上是少不了的，对于他们的自卫、他们的整体利益、他们的军事信誉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同时他又干涉交战团体的一方及其应该享有的当然权利。他在命令中继续写道：

你到达宁波以后，应立即进一步与中国当局会谈，以便查明他們的作战方法和成功的可能性。要是你发现他們愿意听从你的意見，你就向他們指出有利于当地环境的办法，同时你必須采取一切办法，阻撓叛軍攻占該城……

这位提督的行动不仅违反了作为英国国家信誉的中立保证，而且还直接违反了他自己的训令。

早一些时候，普鲁斯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曾于1861年1月3日在他自天津发给罗塞尔勋爵的公函中说：

我已指示辛克萊先生（宁波領事）不要干預这个城市的防守事务，只需在它被攻击时出面調解，这样也許可以使該地免遭塗炭。

普鲁斯先生在给何伯提督的公函中提到同一问题说：

我并不认为我有权保护宁波不受叛軍攻击……

普鲁斯先生在发给宁波領事的训令中说：

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可以用武力保护宁波，或者可以采取任何反

对叛军的积极办法……你应该这样说，我们不参加中国内战，我们只是要求避免受到双方的伤害和侵扰……

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些中立的声明：

罗塞尔勋爵致普鲁斯先生书

公使阁下：本部已收到你于1月3日送来的公函。你发给辛克莱领事关于叛军进攻宁波时应采何种对策的训令，已由女王政府批准。

罗塞尔(签名)1861年3月28日发自外交部

这样看来，何伯提督如果不是得到了政府的秘密训令，他怎么能向丢乐德舰长发出“采取一切办法阻挠太平军攻占宁波”的指示呢？认为这位提督敢于直接反对他所奉到的公开命令，或者认为他不服从命令是由于他所采取的“阻挠”政策得到了政府的无条件的宽容，这都是不合理的。

何伯提督在发出“阻挠”指示的同一天写给普鲁斯先生的公函中说明了他的计划：

在目前情况下，宁波对我们的贸易无疑是重要的。因此，如果你认为宁波的安全起见可以批准强制干涉的话，那么我请求你直接通知丢乐德舰长……

由此可见，这位英国海军提督竟认为自己有权把“我们贸易”的暂时利益放在政府的命令、本人的保证和国家的荣誉之上。罗塞尔勋爵收到何伯提督有关“阻挠”的公函后，发给普鲁斯先生的训令说：

我收到何伯副提督5月8日写给你的信的副本，关于他所提出的防守宁波的计划……我已转达海军部，我认为何伯副提督的计划应予批准……可是，你得明白，女王政府除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外，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愿以武力干涉叛军行动。

这里，英国政府再度声明了中立政策，虽然同时也批准了何伯提督的敌对政策。何伯提督在这些明明白白的“遵守中立”命令之下，竟照会乍浦的太平军首领说：

英国驻华海军舰队司令副提督何伯爵士致乍浦太平军统帅的照会：

一、据悉閣下所率部队最近已攻占乍浦，即将进军宁波。

二、鉴于攻占宁波将严重损害英国及其他外国人之贸易，特请求閣下勿进入距该城两日行程之地区内。

三、倘本提督愿望被置之不顾（深信不致如此），则我国将不得不与太平军处于武力敌对地位，本提督将极感遗憾。我国本愿与太平军保持友谊，但一旦本提督被迫协助防守宁波，则閣下等不待多言，当可明白，将毫无获致成功之希望，去岁上海事件，閣下等定然记忆犹新。

丢乐德舰长（签名）于1861年6月11日发自“遭遇号”

这个照会以恫吓之词侮辱太平军的将领，卑鄙地提到了上海事件，并对太平军去攻占对他们的成功来说是绝对必要的通商口岸加以武力威胁，可是同时竟又声明“保持友谊”的愿望！

罗塞尔伯爵在他的下属及何伯提督对于中立加以奇怪的解释以后，于1861年8月8日发给普鲁斯先生的命令中说：

女王政府在中国两个交战团体之间愿保持中立，正象向来的态度一样。如英国臣民被任何一方俘虏，你当尽力加以援救，以免遭到残酷的刑罚，除此以外，你应制止干涉内战的任何行动。^②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0年的上海屠杀，考虑一下何伯提督的作战计划随之获得批准，估计一下我们的中立信约在不同方式下遭到了间接的破坏，我们就无需再来评论这个公函了。

丢乐德舰长为了执行政府的愿望（保持中立，“正象向来的

态度一样”)，尽力协助清军防守宁波。此外，还拟出八项计划③来防守宁波，抵抗太平军。据普鲁斯先生说：

他供应清军具有炮架的重炮十二門等，架置城上。

普鲁斯先生在同一公函④中又说：

丢乐德舰长为了保护宁波城，超出了他所奉到的指令授权他行动的严格范围……

我们不能不认为供应大炮和防守中国城市，就是女王政府“向来”所保持的中立政策的一部分工作，而这就是他们对于“除了英国俘虏出面调解外，英国当局应制止干涉内战的任何行动”的命令的真正解释！

丢乐德舰长对于上述命令的另一解释就是以海盗方式剥夺太平天国的关税。在太平天国所据有的产丝地区与上海之间的乡村中，欧洲人护送运丝船，往来于内河之间，每船由一名欧洲人护送，以便经过太平天国境内时，可以算作外人的财产。麦华陀领事在写给丢乐德舰长的公函⑤中说：

结果外国护送员并无护照即进入内地，一些不负责任的海员亦擅入乡间……此种情况势将引起不良之后果……外人进入乡间所引起的主要危险，大多并不在于叛军的行为，而在于清军的敲榨劫掠和不法农民的偷窃攻袭……只要英国兵舰按期进行巡查，这两类劫掠行为即可加以制止，……如果你同意这个计划，我建议你于最近几天内即派兵舰前去……

丢乐德舰长同意了 this “计划”，可是我们看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位舰长并不注意麦华陀领事所指出的“两类主要危险性的劫掠行为”，竟于6月中旬，正象《中国之友》报所说的，他从事了下述的海盗的暴行：

上海几家欧洲商行有十六艘船，满载絲茧，由若干欧洲人护送，经过距上海与黄浦江不远的芦墟太平軍稅卡。稅卡科以每包絲四元稅金。其中两家公司的船只，納稅放过，惟上海亚当遜公司的船只护送員拒不納稅，稅卡人員向他說明須繳付稅款后始能放行，于是船只貨物遂被扣留。丢乐德舰长硬說这是“海盜行为”，乃乘“弗萊門号”兵舰亲赴芦墟交涉，要求偿还。該地太平軍长官解釋理由无效。丢乐德舰长坚持交出船貨，并以开炮轰击为威胁。稅卡应允交还，但船上遺失小武器数件，丢乐德舰长立即強取稅卡的枪炮，并逮捕数名稅卡警員，帶去扣留，俟交出遺失武器，始可釋放。該地长官万某为此暴行致书上海英国当局，措辞极为严正。我們如果也采取同样精神行事，則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上述事件不过是我們所声明的中立的一个例子罢了。其他类似事件是层出不穷的。

太平天国首領万^⑥关于此事所写的公函，摘引如下：

頃已查明貴国商人失去之絲等，系因逃稅而被扣留，閣下等責称遭受劫掠，实属毫无根据。我主天王建立天朝，并在和平地区設立稅卡，法律規定，一切商人經過稅卡，均須繳付一定稅金。今貴国商人拒不納稅，竟欲強过稅卡，而貴国官員又前来侵扰，強欲索还金錢，此类行为实属失礼之至……特此奉聞。

这时，作为外交官主腦的普魯斯先生无法掩饰这种日益增长的侵略暴行，于是转而猛烈攻击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民政。他在“1861年6月23日自北京”写给罗塞尔勋爵的公函^⑦中，竟然完全漠视不顾杨笃信、艾约瑟、麦都思、繆维廉、雷格等牧师所提出的确凿证明，大言不惭地说：

所有的观察者似乎全都异口同声地証明，叛軍破坏成性，他們的宗教是建筑在他們那褻瀆神圣的不道德的迷信性质上面。

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是建筑在《圣经》上面，并且仅仅建筑

在《圣经》上面，难道普鲁斯先生及其附和者，胆敢把我们的《圣经》名之为所谓“亵渎神圣的不道德的迷信”么？下面摘引的三件公函均经英国政府批准，其中包含了反对太平天国的重要关键，而且暴露了英国的政策是演自虚假的前提，并完全建立在违反原则的基础上。这三件公函就是：一、即上面所摘引的普鲁斯先生于1861年6月23日致罗塞尔书；二、普鲁斯先生于6月16日自北京致海军副提督何伯爵书；三、海军副提督何伯爵于7月11日自香港“紧急号”上答普鲁斯先生书。第一件公函说：

本函内附致詹姆斯·何伯爵书信一件，敬请阁下注意，我在该函内曾经详述叛军的进展将使英国在华利益遭受危险……我们的长远利益全在贸易，贸易发展则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此外，我们还有从赔款中所取得的暂时利益，此项赔款系由税关税收缴付，而税收亦同样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倘各通商口岸尽入叛军之手，则以上利益安在？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英国敌视太平天国的真正原因。如果太平军一旦占领了各通商口岸，我们的政府并不畏惧贸易的“利益”会遭到损害，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政府所害怕的是“从赔款中所取得的暂时利益”将要丧失。一方面，英国当局完全明白，太平军从未损害过我们的贸易，一如第三件公函所证明，虽然太平军占领各通商口岸也许会导致贸易的暂时停滞，但他们将要成为我们的基督教的弟兄，并终于要在全国建立自由的普遍的商务。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当局也明白，太平天国成功，会停止最近一次英国对华侵略战争所索得的赔偿，并废除从卑鄙的鸦片贸易所获得的巨大利润，从而危及了英国当局本身的生存。

普鲁斯先生在同一公函中，以他的一贯机警给他的荒谬主

张作出了三段论法的推论：“叛军破坏成性”，他们的宗教是“褻渎神圣和不道德的”，叛军有力量攻下滿清的城市，因此，各通商口岸的“商业繁荣”以及英国的“暂时利益”就要因太平天国的成功而遭到破坏。他这样说道：

据我所知，絕大部分的叛軍全都意图依靠劫夺富裕勤勉的人們为生，他們擄掠妇女，他們的生活时而挺而走險，时而放纵淫佚，他們对于太平天国的宗旨毫无所感……因此，据我看来，上海和宁波的居民难免遭到損害……各通商口岸的商业繁荣势必受到致命的摧殘……关税势必减少，除使用武力外，我們將无法从减少的收入中获得北京条約所規定的我們应得的稅銀部分(即賠款)。

上述关于賠款的不祥预兆，由于太平军攻克宁波并迅速取得了成功而被证实。我认为这就是导致英国参与中国内战的主要原因。如果普鲁斯先生的这种议论，是要建议政府援助清军(除此不能有其他解释)，那么这位著名的、前后一致的政治家怎样使这种议论和他仅仅在数月之前所表示的强烈反对援助清军的议论调和一致呢？我曾經在前文中引用过普鲁斯先生的后面一种议论：

我們用实力去支援一个既衰弱又腐敗的政府是只有降低我們国家的信誉的。

普鲁斯先生最初说，英国所选择的下策就是干涉太平军，后来竟又宣称如果我们不进行干涉，那么“除使用武力外，我们将无法获得”賠款和商业利益。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采取普鲁斯先生所指出的自杀政策是适当的，于是实现了这种“只有降低我们国家的信誉的路线”了。普鲁斯先生，或无宁称之为普鲁斯爵士，前中国海关总稅务司李泰国先生，前所谓英中舰队提督、英

国海军谢拉德·奥斯本舰长，以及对这一问题略有所知的一切人们，根据他们最近所提供的证明来看，他们全都招认过去对太平天国所采取的政策是有害的。他们说，尽管满清政府应该感激英国的援助才能存在，可是目前却已旧态复萌，完全恢复了昔日的排外政策，规避履行条约义务，对于援救他们免于灭亡的“外夷”表示了极大的仇恨态度。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公函，普鲁斯先生致何伯提督书。这个公函更进一步证明了英国的干涉是建立在虚伪的原则上面：

政府不久即可获得报告……叛军同意缔结协定，在十二个月内不进攻上海，而我方保证，倘我们的长江上游贸易不受侵扰，则我们愿意在目前中国所进行之内战中保守中立……

女王政府目前不应积极援助满清政府，一方面因为我们已向叛军保证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则因为这种干涉将导致严重的无限的后果。

从下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目前”二字的含意，因为它确切地说出英国不久就采取了直接违反我们已“向叛军保证遵守中立”的计划：

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针就是将各通商口岸或某一重要通商口岸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并宣布我们将用武力击退叛军的任何进攻。鉴于我们在条约上的利益是从这些通商口岸的贸易税收取得的，倘它们遭到攻击，或被占领，那么我们的赔款的唯一来源势必大大减少，如果不是完全丧失的话。……我想，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方针是公正的，因为这是保护我们利益的最好办法，……可是这一方针不是没有困难的。叛军自然要反对，认为我们把这些地方的税收和行政置于官军之手，就是真正援助官军。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侵占各通商口岸不能不是“真正援

助官军”的行为。这种公然向太平军宣战的行为撕下了伪装的面具。普鲁斯先生真是良心未泯，他所谓唯一的“困难”就是英国曾经保证奉行与此相反的中立政策。但须知英国的中立政策，只是受到了正义和荣誉的约束，而违反这种中立政策的诱惑却是强大的。同时英国公使也并不是全都能够认识到怎样才可以使本国商业获得利益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答，我们保护自身的利益是行使自卫的合法权利，要是这样做，我们就不得限制叛军在交战团体中所享有的权利，其原因则在于他们进行战争的残暴性质。

英国外交官员常以此作为主要的借口来掩饰破坏信约的行为。所谓“原因”，全属捏造，这一点我们已经论述过了。

纵使我们的姑且承认“他们进行战争的残暴性质”的臆说，可是人人知道清军是十足残暴的，甚或较残暴犹有过之的。那么，试问我们根据什么权利“不得限制叛军在交战团体中所享有的权利”呢？英国是否限制过美国南北任何一方在交战团体中所享有的权利？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却是十足残暴的，并且还使棉花贸易遭到了损害。认为消灭半文明民族为正当、为无罪的无耻之徒，也许会说中国和美国不能相提并论，可是实际上的唯一区别，只是我们跟美国所签订的条约准许英国人随处居住和贸易，而我们跟中国所签订的条约却限制英国人只能在某几处居住和贸易。不干涉的原则对这个国家和对那个国家应该是同样有效的，何况太平天国从未企图封锁欧洲侨民所居住的任何通商口岸的贸易。难道美国交战团体的任何一方竟研究过外国利益问题么？

我们再看看第二件公函。普鲁斯先生继续说：

政府无疑地愿意倾听你的意见，我们是否可以只用海军的力量

去攻击南京而获得成功。……

普鲁斯先生坚决反对向太平军进行局部的战争以后，继续说：

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偶然的力量使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帮助作为向满清政府讨价还价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失去使我们和满清皇帝的关系置于满意的基础上的有利机会了。……我们愈是长期在双方之间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他们就愈要付出高价来争取我们的友谊和支持。

这种可敬佩的议论的作者简直象跑交易所的老手！这个公函写于1861年6月16日。不到七个月，何伯提督就直接违反了政府颁发的保持中立的命令，向太平天国开衅。不到九个月，英国政府就采取了“将各通商口岸置于我们保护之下”的政策，通过不宣而战的方式，向太平军进行正规的战争，从而破坏了所有的中立信约。

下面摘录第三件公函中最重要的几段话。这几段话清楚地说到我们的“商务利益”并不会因太平军的行动而受到影响，以及我们的贸易虽然完全处于他们的掌握之中，却也从未受到过他们的损害。

何伯提督表示不赞成进攻南京后，接着说：

只要南京仍为太平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就易于接近太平当局。就我和他们短期接触的经验而论，我见到一个美好的前景，这就是我们可以对他们发挥充分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可以实现作为我们商业利益基本关键的一切要点，甚至可以防止领事馆所在地受到侵扰。

更明显的是我们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上海的全部贸易，而此时上海贸易却占中国贸易之首位。

承认太平军并未损害我们的贸易，这的确是一语中的。可是，鸦片贸易和赔款却受到了威胁，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和赔款，于是不惜占领各通商口岸，来反对节节胜利的爱国志士。

罗塞尔伯爵在回答上面所摘引的三件公函的复文中说：

我必须向你指出，女王政府同意何伯提督认为攻击南京实属失策的意见。不过，如果中国人（满洲人）允许不利用各通商口岸作为进攻基地，那么防守这些口岸也许是得策的。

既然罗塞尔伯爵只是不确定地说，“如果中国人（满洲人）允许不利用各通商口岸作为进攻基地，那么防守这些口岸也许是得策的”，由此可见，纵使满清政府果然这样做的话，罗塞尔伯爵也并未授权防守这些口岸。虽然这种模棱两可的建议在缺乏先决条件之下不能作为绝对的命令，可是英国驻华官员在获得交战团体清军一方的同意条件下，竟如同奉到罗塞尔勋爵用武力占领各通商口岸的权威命令一般地行动起来。事实上，直到开始有系统地向太平军作战，公然破坏屡经保证的中立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才公开授权采取这种行动。

何伯提督宣称太平天国可以同意“一切要点”，甚至包括避免进入那些“作为我们商业利益基本关键”的通商口岸。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太平军从未损害贸易，也从未侵扰各通商口岸，如果这些通商口岸保持中立的话。可是一旦这些口岸成了敌人的主要根据地，那么他们自然不得不去攻取。

当巡阅扬子江的英国舰队负责官员和太平天国当局签订中立协定或条约的时候，巴夏礼先生报导说：

他们希望知道何伯提督怎样设法阻止官军自上海前去进攻他们，以及是否准许他们派遣一名官员前往上海了解关于此事的措施。

这种措施从未加以布署，虽然太平天国以此作为“一年”内不去进攻上海的条件。终于他们不得不前去进攻这个敌人的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

倘上海吳淞不駐滿妖軍隊，忠王、侍王決不進兵攻取。

7月28日，上海英國領事致書普魯斯先生說：

官軍勢力不出上海城五、六十英里之地，我認為他們無力驅逐叛軍出此界限……只有城內的外國軍隊才使滿清官吏沒有馬上被驅走，可是，叛軍一旦占領此地，我們的附近地區即將陷入存在於叛軍領域內的那種混亂的可悲局面，當地人民不可避免地要流離星散，財產要悲慘地衰敗……

普魯斯先生在寫給羅塞爾伯爵的信中，提到他對於這個公函的看法：

謹請閣下注意，上海被占將置該地的商業繁榮於死地。我認為貿易倘能繼續下去，則將是件奇怪的事。……自1860年6月至1861年6月間，絲的出口雖然處此不利情況下，總數仍達八萬五千包。

緊接在這些話後面，普魯斯先生居然斷言太平軍“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那里就隨之發生徹底的破壞”！何伯提督承認“居中國首位”的上海貿易完全在太平軍的控制之下，可是太平軍却并未加以阻撓；上海領事麥華陀先生宣稱，“五、六十英里”內的全部地區在太平軍統轄之下；而普魯斯先生自己也提到過絲的大量出口，可是他竟然聲稱絲的產地遭到了“徹底的破壞”！我們只要根據普通常識就可以提出這種責問：難道這些“陷入混亂的可悲局面”、“當地居民不可避免地流離星散”、“財產遭到徹底破壞”的地區，竟然能夠於1861年中生產八萬八千一百十二包絲么？除了唯一的例外，這是中國在一年中最大數量的出口。產絲

地区完全为太平天国所据有，每一包絲都是经过了他们的手的。只要参阅一下统计表，^⑧那些最怀疑的人们也会深信太平天国确实增加了这项有价值的贸易。可是自从他们被驱出产絲地区以后，絲的产量及出口则下降不止一半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可以使我们看出普鲁斯先生的政治道德。他于1861年初正式地宣称：

据我看来，我們无需参与这次的战争；可是鉴于我們在上海的物质利益，我們有理由坚持上海免遭攻击，直到叛軍所取得的优势足以使我們认为該地战争已告結束为止。这也就是說直到上海县城的居民承认了新政权以及滿清当局不經一打击即告崩潰的时候为止。

上面所摘引的麦华陀领事的公函证明了太平军已完全取得了优势，因而普鲁斯先生所说的这个“直到”已然实现。可是，这时普鲁斯先生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仅在数月之前所说的话了。

太平军攻克了绍兴、奉化、余姚、慈谿各重要城市后，就与宁波的英国官员进行交涉。是时，大江以南，除上海、宁波、鎮江三个通商口岸外，太平军已据有浙江、江苏两省的全部地区。他们为了巩固已经攻克的各地并实行自己的宗旨，不得不向作为敌人坚强据点的这三个城市进军。太平军进抵宁波时，英、法、美三国代表举行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官方报告称：

茲經議決本日（11月28日）由下述各签名人^⑨乘英国皇家兵舰“克斯垂尔号”前往叛軍司令部……与叛軍首領会談，通过口头和书面传达下述照会：

一、下述各签名人不参与此次内战，但要求交战双方不得进行损害和侵扰……

这个再一次的中立保证随同其他三项条款：关于即将攻占宁波问题、外国租界问题，以及欧洲侨民的生命财产问题，是在余姚和奉化递交给太平军的将领的。交涉的结果极为圆满。领事馆翻译官休莱特先生报导与太平军首领的会谈情况说：

我们立即将我们的来意告知余姚主将黄，关于这一点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虽然在满人进行抵抗而我们必须进攻宁波的时候，我不能负责居留城内的外国人的生命，可是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来防止他们受到侵扰，如果我的部下有滋扰行为，我立即斩首不贷”。

他向我们确说，他愿和外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并渴望向外国人开放贸易。他说，我们和他们崇拜同一上帝，同一基督；并称我们为“外国兄弟”。

他对于攻克宁波，似乎极有把握。

他详细询问外国的军火情况，似乎他们并没有多少外国军火，如果他们遭到敌人的顽抗，缺乏外国军火是极其不利的。

这一点正可以说明用英国的大炮、来福枪等等装备的戈登军队及其他军队之所以打败了武器粗劣的太平军的原因。

就生命损失方面看来，叛军攻克余姚时，似甚为和平。我见到尸体很少，有些据说他们自己人的尸首，因抢救纵火而被处死。

黄告诉我们，另一军亦受侍王节制，由和他同级的范主将统率。范从奉化或西南方进攻宁波。我们于本月2日晨沿着那条河的支流前进，见上述叛军在皮渡^⑩扎营，距宁波仅十英里。

休莱特先生所记述的和范的会谈报导，特别值得注意。它证明了太平军真诚愿意和所有的“外国兄弟”做朋友，做兄弟；英国当局的一切合理愿望，他们都可应允。

我们立即登岸，前去会见范首领，他只有二十五岁，广西人。我